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 12月11日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質疑美國為何一定要受“一中政策”的約束,稱除非美國同中國在貿易等領域達成交易。

以下為訪談答問原文翻譯:

主持人華萊士(Chris Wallace)就“特蔡通話”提問特朗普:“您最近接聽了台灣總統的電話。在周日訪談節目中,包括我們的節目,您的一些高級顧問說這僅僅是一個表達祝賀的電話。但是,第二天,您的一些顧問又說,其實不然,事實上您對此已經考慮數周,是事先安排好的,以釋放一種信號。哪種說法……(是真的呢?)”

特朗普11日說:我不希望中國對我發號施令

特朗普說:“都是錯誤的,沒有數周時間,我就是接了個電話,也是一兩個小時前才獲悉。我完全理解‘一中政策’,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縛,除非我們同中國在其他方面達成交易,包括在貿易領域。我們被中國傷害得很

嚴重:人民幣貶值,對我們徵收高額邊境稅,而我們不向它們徵稅;在南海修建大規模堡壘,他們不應該這樣做;坦率講,在朝鮮核問題上,他們完全不是在幫助我們,中國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中國完全不是在幫我們。我不希望中國對我發號施令(I don't want China dictating to me)。這通電話不是我打的,非常簡短的通話,對我表達祝賀,非常友好的來電,很簡短。那為什麼另一個國家要說我不能接這通電話。事實上,我認為,如果不接這個電話,坦率地講,會顯得很失禮。”

特朗普12月1日接聽了台灣領導人蔡英文的電話,這是美台斷交37年以來台灣領導人首次與美國當選總統接通電話。事發後,白宮出面重申“一個中國”政策。中國外交部則將矛頭直接對準台灣,稱這是台灣方面搞的小動作。

從特朗普的回答可以看出,就接聽蔡

特朗普提出有條件延續一中政策

英文的電話,他還是在替自己辯護,依然在自圓其說。在這種思維下,少不了抱怨和批評中國,因為他的潛在邏輯或前提就是“自己並沒有做錯”。

特朗普周圍的確聚集了一些比較親台的智囊,但這些智囊究竟能夠發揮多大作用,依然值得商榷。很多在“特蔡通話”間牽線搭橋的人,都是共和黨失去執政權後在民間蛰伏很久後再次復出,他們對未來美台關係和兩岸關係發展將起到何種作用,外界評估不可過高。很多特朗普親台智囊對中美關係及兩岸關係發展存在一些誤判,一些認識也與現實脫節。

競選期間,特朗普很少在軍事上批評中國,更不會主動談及美台關係或一中政策。但是,當選後的他似乎已經沉浸於自己勝選的那種幻想當中,仍在過度展現商人的務實和理性。雖然商人的特質在某些方面來說,是當總統的一大優勢,但過度強調它並無好處。作為當選總統,特朗普應該更多地展現自己作為美國將來的國家領導人、世界領袖應該具備的素質。



特朗普11日再就台灣問題發表驚人言論,他在接受美國福克斯電視台採訪時說,他瞭解“一個中國”政策,但“除非我們在貿易等其他事務上與中國達成交易,否則我們為什麼受制於‘一個中國’政策?”西方媒體迅速解讀認為,特朗普希望通過美國可能在“一個中國”政策上變卦來施壓、敲詐,迫使中國做出經貿上的妥協。

看來這樣的分析是可信的。事實上從特朗普與蔡英文通電話並稱對方為“台灣總統”時起,很多人就在懷疑這位商人出身的美國當選總統要把“一個中國”這一中美關係的基石當成籌碼來叫賣,套取有利於他執政的短線利益。

11日新的消息傳出後,相信很多人會驚嘆於這位美國新領導人真是“商人透頂”,同時又在外交方面懂得得像個小孩子。“一個中國”政策穿越了尼克松及其之後的各個時代,那些美國總統面對的中國比今天弱得多。此外“一個中國”政策已經成為現代國際秩序的基本準則之一,美國以及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大多數都不是傻子,特朗普也決不是從天而降的唯一聰明人。

“一個中國”政策是不能買賣的,特朗普看來只懂商業,他以為什麼都能估價,而且只要他的實力足夠大,他還可以強買強賣。那麼我們想問,如果給美國憲法估個價,在全美國推行沙特阿拉伯或者新加坡等美國盟友的政治制度,美國人肯嗎?

看來特朗普需要對外交事務虛心學習,他尤其要瞭解中美關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重要的是,靠給他讀書本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不管用的,中國需要與他開展一輪堅決的鬥爭,只有通過碰

「一個中國」不能買賣

子,真正體會到中國以及世界其它力量不是好欺負的,他才會有感覺。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特朗普放棄“一個中國”原則,中國還有什麼必要在大多數國際事務中做美國的夥伴呢?如果美國公開支持“台獨”,更加放肆地對台軍售,北京還有什麼必要對敵視美國的各種力量進行抵制、切割呢?我們為什麼不能公開支持它們,或者暗中向它們提供武器?

還有,“一個中國”政策保持了台海和平,維係了台灣的繁榮。一旦特朗普公開拋棄“一個中國”政策,台海哪里會有什麼籌碼,這里將出現真正的風暴。因為屆時中國大陸還有什麼必要將和平統一置於用武力收復台灣更優先的位置呢?

到時候可就不是特朗普發個推特、接受個採訪吸引世界了,中國大陸會出一系列決定性的對台新政策。我們會證明,美國早已主導不了台灣海峽,特朗普想用出賣“一個中國”政策換取商業利益是很幼稚的沖動。

到頭來,“台獨”勢力有可能發抖,台當局或許會懊悔做了特朗普的棋子,做了美國激進政策的墊腳石。也許有一天蔡英文會拒絕接特朗普的電話。如果特朗普團隊要把一切玩大,什麼都可能發生。

很可能特朗普沒想那麼多,他並不是“地緣政治狂”,他就是沒有外交經驗,不瞭解以美國的實力玩一個危險遊戲,這種危險實際上能有多大。這樣的把握感常常不是能夠聽說來的,而需要親身的經歷和感受。

特朗普由於自身的經驗缺陷,很容易受到身邊強硬派的影響甚至操縱,尤其是在人主白宮之前,他以為說什麼都無所謂。那麼就等著看他進入白宮之後怎麼說“一個中國”吧。中國方面需要準備充足的彈藥,陪特朗普坐一輪中美關係的“過山車”。需要系好安全帶的,恐怕還有世界上的更多人。

“特蔡電話”事件之後,中國輿論界的反應,暴露出對於特朗普勝選這一黑天鵝事件事先沒有準備,對於特朗普成爲下一任美國總統這一事件的全部意義,沒有充分理解。

中國政府通過王毅外長的表態做了一個臨時處理,稱“這只是台灣方面搞的一個小動作”。其中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將美國與台灣切割開,二是對事件進行淡化處理。從這個處理方式上可以看出,中國政府方面對於美國的過渡期和未來的新政府,暫時也抱着一個以不變應萬變的基本態度。

王毅外長說,“我認為,也不會改變美國政府多年來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基石,我們不希望這一政治基礎受到任何干擾和破壞。”

作為外交姿態這沒有問題,而且在採取進一步行動之前也只能如此。但如果內部也真的這樣理解,將美國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和基於這一政治基礎的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當做一個基本判斷,認定無論誰上台中美關係幾十年來形成的基本格局都不會有大的改變,認定特朗普上台之後終究還要回到中美關係的既定軌道上來,則非常危險。

實際上,一天之後,特朗普的後續推特,就已經讓王外長的表態失效過半,因為新的言論和台灣沒關係了,新的言論就是與中國全面對抗的前奏。

“特朗普革命”的實質

基辛格說,“當下世界各國都在日以繼夜研究特朗普”。的確,關於特朗普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的政治性格如何?政治智慧如何?政治能力如何?對於這些問題,各國政府都希望儘早得出結論,以應對他即將開始的總統任期。其實應該看到,特朗普並不只是單獨的個人,而是一個新興社會運動的領袖,他的競選和當選,都是美國這場社會運動的外在表現,通過深入解讀這場運動的內涵,探究為什麼會發生這場運動、這場運動的勝利代表了什麼等內在問題,遠比那些不着四六的性格分析,更有價值。首先,從特朗普的競選和勝選,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這場運動超出了美國兩黨政治的傳統框架。特朗普自始至終也未得到共和黨的充分背書,他的競選之路也沒有被完全納入傳統的兩黨競爭軌道,因此“特朗普運動”可以視爲是對於美國主流政治模式的一次顛覆。

這場運動因爲特朗普鮮明的反“政治正確”立場而贏得了民意基礎,特朗普言論非常出格、極端並超越“政治正確”規範,反而爭取到更高的支持率,因此“特朗普運動”也可以視爲是對於美國主流政治路線的一次顛覆。

這場運動遭到包括了美國政界、學界、媒體界、文化界各路精英人士的協力打壓,但最後的計票結果讓大多數精英跌破眼鏡,建制派第一次發現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因此“特朗普運動”也可以視爲是對於美國主流政治結構的一次顛覆。

這三點解讀並不新鮮,大多數人都看到了,但為什麼還會認爲這不是真正的革命,還會認

繼續誤判“特朗普革命”將是巨大的危險

爲萬變不離其宗,還會認爲特朗普上台之後大的格局,大的框架不會發生多少改變呢?到底是什麼讓人們如此不敏感,如此想當然的呢?

要知道,所謂美國的主流政治模式,即一種在政治精英的操縱之下、以兩大黨候選人競爭性選舉爲表面形式、兩大黨精英集團輪流執政爲實質內容的、半內部的政治遊戲,至遲從二戰後美國逐步實現完全普選就連續運行到現在,而這一次卻遭到了顛覆,即將改變!

所謂美國的主流政治路線,即一種基於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以自由、民主、人權爲旗幟的、在大到維持全球秩序、小到美國社會控制的各個領域內無所不包且長盛不衰的“政治正確”規則,至遲從二戰中《大西洋憲章》開始就逐步建立並完善,這一次也遭到了顛覆,即將改變!

所謂美國的主流政治結構,即一種圍繞着美國主流政治路線和主流政治模式而逐漸形成的、集合了從政治經濟到學術文化各個領域精英的、位於美國社會金字塔頂層的一個無形建制,至遲從二戰前美國從大蕭條中恢復過來開始就長久穩固到現在,這一次也遭到了顛覆,即將改變!

因此,特朗普革命甚至不僅僅是要終結美國的“新自由主義革命”,甚至還要終結美國自二戰至今的理想主義路線,或稱基於理想主義的全球化。因爲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其實只是美國更長時間的理想主義全球化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後者才是美國的一個根本。

所謂“美國世紀”正是在二戰中建立起來的,面對當時遭到戰爭極大毀滅和破壞的世界,美國人形成了一種關於美國與世界之關係的世界觀:美國的繁榮成就了美國的世界霸權,美國的世界霸權服務於美國的繁榮。從此以後,美國爲了清除對它的繁榮和繁榮事業的威脅,開始實行一種理想主義路線:充滿自信並自認爲善良,試圖以自認爲是正義而且明智的做法來領導世界、服務世界。

歸根結底,特朗普革命所針對的其實就是這條理想主義路線。因爲在一個仍然以現實主義和地緣政治爲主流的世界里,任何理想主義路線都將伴隨破產的危險。美國在其理想主義道路上所取得每一項成就——協助了歐洲和日本的戰後重建、維係了“泛美利堅和平”、推動了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塑造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主導了冷戰後的全球化、建立了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無不代價巨大,而且還衍生出預料之外的結果。特朗普憑着他商人的精明,算出了美國理想主義全球化的資產負債表,得出了這條路線已經破產、無力爲繼的悲觀結論。

他現在就是要將美國從這條不歸路上拉回來,他要進行一場“理想主義全球化革命的反革命”,這就是特朗普革命的實質。

中國是“特朗普革命”的頭號目標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很長時間都是“反霸”路線,反帝反修,獨立自主。改革開放後,路線大轉

變,開始“與國際接軌”,逐步進入了由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和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成爲了全球化的一部分。

這就意味着,中國是在美國理想主義全球化的“後半場”進場的,幾乎與“新自由主義革命”的進程同步,對於美國的認識,自然會受到“新自由主義革命”的強烈影響。

這也就導致了中國政界和學界的很多人會誤認爲美國就是這個樣子,其主流的政治一直就是如此,將來也不會改變,並由此得出推論: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是穩固的,無論誰上台,終究改變不了美國一如既往的主流政治模式、政治路線和政治結構,所以也不會嚴重偏離中美關係一如既往的軌道。

“特蔡電話”事件之後,國內的主流評論基本上就是這個調子。例如某著名報紙的社評非常肯定地說:特朗普不想針對國際關係大動干戈,更希望集中精力在“重建美國”上。

媒體隨便說說無妨,如果中國政府內部也當真如此認爲,就是一個嚴重誤區,就是沒有理解“特朗普革命”到底針對的是什麼。

如前所述,特朗普認定美國二戰以來的理想主義全球化已不可持續,總“資產負債表”已經資不抵債。在這個指導思想之下,他的所謂“重建美國”並不意味着放棄國際關係,回過身去埋頭於美國國內的經濟復甦和基礎設施重建,恰恰相反,他實際上是要重新打破既定國際關係,把美國透支自己服務全球的理想主義全球化,轉變爲犧牲他國服務美國的利己主義全球化。

所以,根本不存在國際關係 vs “重建美國”這個二分法,更談不上什麼新的孤立主義。現實明擺着:美國早已經債台高築,特朗普又要大幅度減稅,“重建美國”所需的天文數字的錢從哪里來?除了讓全世界倒過來補貼美國,他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嗎?

這種做法美國以前不是沒做過,日本和法國,包括全世界,都曾經被美國當作肥羊割過肉。但是當今世界,這些曾經的肥羊都沒有多少肉可以割了,只剩下中國這一只最大的肥羊了。

在特朗普這個心中只有美國的資產負債表、眼里只有一只只外國肥羊的“商人政治家”眼里,問題簡單而且明確:是誰掏空了美國的製造業?是誰把美國拖入了實際的貿易戰?是誰抵消了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最重要的是,是誰在“搭便車”中獲利最大?除了中國,還有別人嗎?

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後發起一場與中國的對抗幾乎是必然的。但要注意,這不會是過去那種新自由主義式的、以意識形態爲旗幟的、光說不練的對抗,特朗普對這種愚蠢的嘴炮遊戲沒有興趣,他就是要動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宰割中國這只最大的肥羊,要直接見錢見利!非如此,“重建美國”就是空話,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是空話,他的所有承諾也都是空話。

所以,那些他不會在國際關係上大動干戈、不會改變中美關係基本格局的判斷,完全是個天真的幻想。恰恰相反,他就是要通過在國際關

係特別是對華關係上大動干戈,才可能達到他的目的。

還有一點很重要,特朗普雖然不會再熱衷於意識形態戰,但他卻不會不利用美國已經形成的意識形態優勢。他會算到,建立一個打擊中國的“統一戰線”成本很低,資源現成,例如台灣,例如日本和韓國,兩三通電話、四五個推特,半個反華包圍圈就形成了。

中國的當前對策

面對這個新的形勢,中國需要做到知彼知己,丟掉幻想,準備迎接挑戰。

首先,從現在開始,中國要把近40年來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烈影響的既有世界觀拋棄掉,那個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美國A”正在退出歷史舞臺,即將登場的是一個大不相同於“美國A”的“美國B”。要認識到,後者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美國B”才是更真實的美國,就像特朗普這個人一樣——自私、自大、粗俗、蠻橫、瘋狂追逐權力和金錢、爲此不惜犧牲任何他人。

第二、從現在開始,中國也要準備把近40年來已經習以爲常的“搭便車”便宜做法放棄掉。長期以來,中國通過不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支持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從中大獲其利。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美國這個火車司機現在要跳車了,因爲它認爲自己被滿車廂的無票乘客綁架了。對於中國來說,要么自己去當火車司機,要么下車自己去開另外一輛車。

第三、從現在開始,要充分利用美國準備拿中國開刀的所有可能手段,因爲特朗普肯定已經有了這份中國版“巴巴羅薩計劃”,上周末的那通電話,就是這份計劃的一部分,中國假裝它不存在是不行的,若不儘快破譯,將陷入戰略被動。要認識到,“美國B”還是美國,還是那個坐擁全球最強大武器庫和最強大國家機器的世界第一強國,但同時“美國B”又不再是美國,因爲它將撕掉面具,不再假裝善良、假裝主持正義,甚至乾脆不再講任何道理。

第四、從現在開始,要儘快制定針對“美國B”的一個反守爲攻的戰略計劃,所謂最好的防禦是進攻。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計劃,特朗普所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動作都會讓中國不知所措,就像這次電話事件和後續推文一樣,一個零成本的操作,就撥動了中國最粗的那條紅線。長此以往,中國將疲於奔命,因爲特朗普已經拉開了“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架勢,中國根本無法預測此人的下一個動作是什麼。而如果中國有了一個“充分利用特朗普政府的 incompetent,將中美博弈推向新階段”之類的大戰略計劃,那麼,特朗普的所有愚蠢和無能都會變成可以被我利用的機會,整個對抗形勢將完全不一樣。

總之,上個周末,特朗普已經提前打出了歷史轉彎的信號彈,中國必須馬上警醒,應對大變局的到來。繼續誤判特朗普和他所代表的“革命”或反革命,意味着巨大的危險。特朗普來了,還是作好最壞打算吧!說話間,特朗普顧問訪台,大嘴又發一彈!

作者 楊揚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